

名家新作

贾平凹新作《暂坐》

在现代大观园中看花开花落



《暂坐》
贾平凹 著
作家出版社

“一个个都是些刺猬的，抱团取暖着倒也互扎得痛。一把沙子能握吗？越握越从指缝漏的。”在贾平凹新作《暂坐》中，羿飞的这句话可能是全书之核。

作为书中着墨最多的男性，羿飞亦正亦邪，颇有《废都》中庄之蝶的神韵，而“一幅字能卖10万元”，又似乎是作者本人的化身。更大的可能，羿飞是另一个贾宝玉——衣食无忧，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女性，有超越世俗的情怀，只是少了几分叛逆，多了几分无奈。

与《红楼梦》中的“金陵十二钗”对应，《暂坐》中也有“西京十块玉”——她们事业有成，婚姻不幸，选择独身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，而圈子的核心就是“暂坐”茶馆的老板海若。表面看，海若是一位精致的女性，谈吐不俗。她的茶店装修典雅、器皿高古。在十姐妹中，她似乎最没个性，稳重端庄，却办事能力最强，除“平事”之外，几无

自我。她对羿飞有暧昧，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在海若的优雅背后，是儿子的叛逆，是她在权力场中扮演的不可告人的角色，卷入反腐风暴中。

暂坐茶馆是姐妹们的低仿版现代大观园，进入其中，可暂时忘却红尘烦恼，但它无法长久提供庇护，像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一样，难免“一声震得人方恐，回首相看已化灰”。海若是现代版的薛宝钗，她的优雅只是海市蜃楼。

在《暂坐》中，冯迎更像林黛玉，她孑然独立，是真正的精神贵族，但在小说中，冯迎并未真正出场，她在马来西亚航空370号班机空难中去世，江湖中只有她的传说。噩耗传来，从羿飞的悲痛中，略可体会出二人的精神之恋。

至于夏自花、司一楠、徐栖、严念初、应丽后、虞本初、希立水、陆以可等，乃至她们身边的辛起、伊娃、小唐等，则各有各的烦恼——外表光鲜，努力保持优雅，却内心带伤，在生活磨砺下，各自粗糙。

在世态炎凉中，“西京十块玉”互相温暖，也互相嫉妒、互相提防。当生活不再只为温饱后，她们都渴望一份洁净。她们心中都藏着恐惧：生怕内心变得柔软，又会堕落到为温饱而挣扎的岁月中。没有永恒，只有安慰，她们执着于瞬间，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人，还活着。

在《暂坐》中，有两点引人注目：

首先，小说的叙事节奏与时代速度相匹配，几乎没有外貌描写、氛围描写，一切似乎都在一个地方发生，所有人都是一个

人，她们只留下动作和话语，依稀标明自我——个性鲜明，却又毫无特色。

其次，虽然深藏，但现实主义的批判依然犀利——众声喧嚣中处处都是埋怨，每个人都用它在保护着自己。优雅的瓷器摆在架子上，要么被莽汉打碎，要么只是权力的陪衬。如果说，曾有一种斯文来自天性，后来早已变成传说，成为羿飞式的扭捏作态，在激情后泯然。

小说中，文学掮客、收债公司、超级富翁兼医院院长、说话云山雾罩的秘书们、在各种关系中挣扎的生意人……他们拼成了一个纷繁的世界，人人目的明确，却又活得缺乏意义。当利益追求将人性最后的一点温情也撕碎时，优雅又有何用？相比于金陵十二钗，“西京十块玉”离自我解放的路似乎不是更近了，而是更远了，她们甚至已丧失了改变的冲动。

来来往往，人生是一场暂坐。《暂坐》似在解说一段禅机，其实在禅机的背后是作者的悲悯：生命理应不断成长，但总有一道墙横亘在那里。甚至八面玲珑的海若也失败了，她的宁静与祈祷并没能洗刷她的“必须的恶”，被工作组带走后，她不大可能再回来。

小说没有解决方案，贾平凹用恶搞来收束——一场大爆炸，但爆炸发生在隔壁，暂坐茶馆依然存在，等待下一轮的聚散。

只用20多万字便能写出如此纷繁而宽阔的转型之痛，《暂坐》体现出作者惊人的概括力以及屡经沉淀后的激情，堪称佳作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

古人书事

古人为什么没有标题党

古代作者不在书上题写名字，是“学术为公”的体现，但其实更是当时成书条件制约的结果。用哲学上的话说就是，意识决定于物质。

古书成书比今天要复杂。今天往往一书对一人，《傲慢与偏见》是简·奥斯汀写的；提起老舍，大家马上就能想起《骆驼祥子》。古书可没这么清晰的“一对一”关系，经常是“一对多”。一本书往往不是一个人写的，而是成于众人之手；往往不是一个时期写定的，而是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编定好，似乎背后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似的。

如此一来，连累书名这个书籍的基本要素，也成了笔糊涂账。今天的作者写书、写文章，在书名、标题上可谓煞费苦心，唯恐语不惊人；尤其是做传媒的，更是把标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以至于有“标题党”的称谓。反观古书的书名，起得就随意率性多了，下面分类说说。

第一，春秋以前没有私人出书这回事，全是官方出品，书名的官方色彩也就很浓厚了。比如鼎鼎大名的《春秋》，鲁国官方历史书，记录每年、每季、每月、每日发生的事，春夏秋冬，无所不包，所以单独拎出春秋两季做代表。

第二，很多古书的书名、篇名就是简单摘取第一句话的头两个字，跟内容关系不大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出自哪里呢？《蒹葭》。蒹葭是两种水草，泛指芦苇，这首诗讲的是爱情，跟蒹葭的

联系在哪儿呢？

《论语》也是，第一篇叫《学而》，因为第一句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“学而”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。

第三，古人写书，多是写完一篇发行一篇。把这些分散的篇目收集、编辑到一起成为一本书，一般都是门下弟子或者再传弟子的功劳。给先师的书编好了，为了表明家法，为了说明自己学派的渊源，就拿祖师爷的名字当书名了。比如韩非，他在世时写出了《孤愤》《五蠹》《说林》等单篇文章，十多万字。是法家后学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为《韩非子》。

所以，古人写书往往是随时随地写下，但自己又不整理，自然也不会起书名了。有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。

司马相如临终前病得很厉害，汉武帝说：“赶紧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以后就散失了。”派去的人到家时，司马相如已经死了，而家中没有一本他写的书，就问卓文君怎么回事。卓文君说，我老公本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书。他时时写书，别人就时时取走，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。

自己给自己的书命名成为一种通例，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，文人写书，没人给往下传了，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己的书。这时起，桓宽的《盐铁论》、刘向的《说苑》、扬雄的《法言》等出来了，作者与书的对应关系才逐渐紧密地建立起来。

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微书评

●张映勤著《口红与猫》

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八篇中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侧重于书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，情节起伏跌宕，引人入胜，于精彩的故事中呈现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、卑劣与狭隘。

●【英国】克莱门西·伯顿·希尔著《奇遇之年》（张靖怡译）

古典音乐入门读物非常多，该书侧重于欣赏而非理论，每天推荐一首乐曲，1月1日从巴赫的作品开始，12月31日以施特劳斯的的作品结束。每天读一篇、听一首，如此坚持一年，这一年也确实可以称作“奇遇之年”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书介绍了很多女性作曲家，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曲家，这在同类书里是比较少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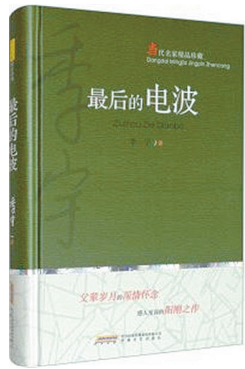
●【法国】安托万·马修著《梦之囚徒》（徐峰译）

如果马修去写作，他就是卡夫卡的背影；如果去拍电影，他就是大卫·林奇的镜子。他的漫画如梦似幻，却能从中看见现实。他设计了一个类似卡夫卡笔下小职员的人物，让其进入荒诞世界。这些线条简洁、色彩单调的漫画，艺术地再现了现代人的焦虑、窘境以及一点点残余的梦想。

据《今晚报》
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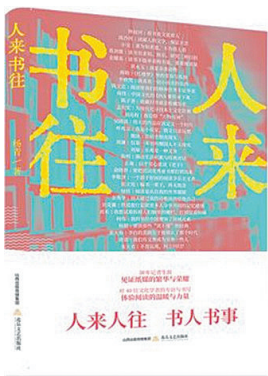
《最后的电波》



季宇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这是作家季宇的一部经典中篇小说集，收录了《最后的电波》《救赎》《当铺》《归宗》。这部小说集以历史题材为主，并且有鲜明的安徽元素。其中《最后的电波》是作者献给父母、献给新四军通信兵的故事，对皖南新四军的顽强拼搏精神和光辉战绩，对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感情，描写得感人至深。

《人来书往》



杨青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《人来书往》收录的是作者30年记者生涯采访过的两岸三地学者、作家、出版家的文章，共计40篇。这些访谈文章，看似人来人往，但谈的都是书人书事。每次采访和写作就像是一次深度修行，隔了岁月回看，除了起因有点年代感，那些阅读的乐趣、书人书事，因为岁月的涵养，让人广耳目、增见识之余，多了几分润泽。

《儿郎》



葛亮 著
新蕾出版社

《儿郎》以20世纪70年代为时代背景，讲述了少年毛果的成长故事。书香世家的环境对毛果的文化启蒙，小伙伴的真挚友谊，传统手艺人执着坚守带给他的震撼，无不传递着传统文化为少年成长积淀的丰厚底蕴，也促使他始终有一颗虔敬之心守护、传承着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根与魂。这是葛亮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创作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。

晚综